

李季可

松窗百說

李邦獻

省心雜言

周去非

嶺外代答

吳箕

常談

員興宗

采石戰勝錄

蹇駒

采石瓜洲斃亮記

佚名

采石斃亮記

佚名

楊王江上錄

呂祖謙

卧游錄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 三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

三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六編. 三/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. 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13.3
ISBN 978-7-5347-7465-2

I. ①全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宋代
IV. ①K244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42680 號

全宋筆記		第六編		三	
出版人	王劉純	出版發行	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	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特約編輯	陳新	整體設計	張勝	印刷	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責任編輯	郭一凡	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	版次	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開本	640×960 1/16 21印張	字數	216千字	定價	798.00元(全10冊)

目 錄

松窗百說

李季可撰

一

省心雜言

李邦獻撰

四七

嶺外代答

周去非撰

八三

常談

吳箕撰

二二五

采石戰勝錄

員興宗撰

二五五

采石瓜洲斃亮記

蹇駒撰

二六五

采石斃亮記

佚名撰

二八三

煬王江上錄

佚名撰

二九三

卧游錄

呂祖謙撰

三〇三

◎ 李季可撰

松窗百說

趙維國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松窗百說》一卷，李季可撰。李季可，永嘉人，生平不詳。李季可與王十朋同鄉且相識。王十朋於高宗紹興二十七年（一一五七）進士及第，李季可嘗攜《松窗百說》相訪。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由尹大任刊刻其書，但未見史籍著錄，《四庫全書》也未採錄，清代鮑廷博於嘉慶八年收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。

《松窗百說》是一部史評類筆記，作者評判歷史人物、辨析歷史事件頗有獨到之處，如「史誤」條寇準父曾登第，與《宋史》不同；李若愚三代，與《五代史》有差互，即根據所得小錄。且稱「小錄無緣傳也，傳者史而已，蓋遺其是而傳其非也」。并舉親身經歷為例。但其使用的多為正統觀點，正如王十朋跋云：「辨文王不傾商政、諸葛孔明盡臣道、有若似孔子不以貌、雋不疑詭辭以抗衆……士自負力不幸，皆大有益於風教，前輩議論所不及也。」因此，對於柳宗元的《河間傳》、《三戒》加以抨擊。這次整理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為底本，參校《宛委別藏》本、《筆記小說大觀》本。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原有少量校記，予以保留。

鄭昭公

鄭忽不昏于齊，曰：「齊大，非吾耦也。」詩人以《有女同車》刺之，君子以謂「善自爲謀，而不及其國」。後魯威取之，卒陷彭生之禍。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，污辱兩世，取大國之助，乃如此邪！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，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，其不昏何有不可哉？雋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。其後失國，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，豈謂此哉？

耳餘

張耳、陳餘之事，古今羞之，然曲不在餘而在耳。方其被圍於趙，子敖在外而不能死，乃復責餘。及餘以兵印遜，而耳不受，此有復合之理。或說以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時至弗行，反受其殃。耳遂見利忘義，攬印麾軍而去，卒南面享國數世，此亦微幸之雄者。而餘不保首領，哀哉！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，無所忌憚，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，豈非斷以天與、時至之心耶？耳小人明矣。微時稱賢，是能謹細行而善爲大盜歟！其賓客、廝

役、俊豪，亦可恥矣。

蕭曹

蕭、曹爲沛吏時相得，及爭功有隙，何且死，薦參代己。參亦知其心，乃趣治裝。由此觀之，何豈庸人偶然操智術微幸以成名者？凡人於己有小嫌，則憎嫉之，未嘗顧世之利害何如也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，遂相繼清靜以安天下，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？然嘗怪伊尹、呂望方耕莘、釣渭，雖不遇商、周之君，亦必見於世。二人汨沒於下邑，初安有龍驤虎視青雲之心邪？際會高祖而乃奮。則自古英雄，固非一軌可議也。

李廣

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，萬戶侯不足道。及武帝征匈奴，廣常在其中，而卒不侯以死。事固不可知，然至今以爲不幸，當時亦言其數奇。

東方朔

《史記》載：東方朔以所得之賜，歲易一婦，嘗以酒肉污壞其衣。一日，諫武帝「愷悌君子，無信讒言」，帝曰：「顧東方朔乃多善言邪！」蓋謂其平日少正論。以今世觀之，

甚似一陽狂挾姦道人。而班固書稱陛戟宣室殿下，抑董偃之淫，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。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子，乃復上壽，陳王道無偏黨之言，何其偉也？彼一人爾，記錄如此之殊，所以仲尼謹嚴於《春秋》，退之鑒前代人誅鬼責之禍，不敢易作也。

雋不疑

漢宣帝時，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，長安聚觀者數萬人，百官上下，莫敢言其是非。京兆尹雋不疑以《公羊春秋》拒蒯瞶事，叱吏收縛之。帝與霍光聞而嘉之，曰：「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。」後鞫問果詐，伏誅。蓋不疑審太子已死，知其必僞，乃爲詭辭以抗衆議耳！然知其僞，不必引經，誠太子，則此義豈可據？彼衛君之事，夫子之所不爲，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縲其祖而嘉之。《公羊》既不足法，而史盛稱贊其高識，豈不誤後世哉？

魏武

魏武習飲鴆，啖野葛至一尺，豈其然哉？蓋欲使宣其言於外，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，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。死且千歲，後人皆認以爲實，其詐誠足以欺人。

祖逖、劉琨

桓溫自喜似劉越石，其慕義可知。然琨嘗以書推美石勒，勒以爲非腐儒所知，而謝絕之。至勒修祖逖先墓，而劉書求通，則逖之與琨相去高下，不待見於功名間也。溫、勒以此，亦可卜其優劣焉。

識輕重

漢高祖微時，貪財好色。方其爲亭長，所得亦幾何。及入秦宮，天下財色之都會也，而府庫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所謂識輕重，宜卒有天下也。

言過

聖賢之言過於厚，可論也；小人之言過於薄，不足論也。孔子曰：「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而又曰「有殺身以成仁」。又比干諫而死，曰「商有三仁焉」。古之蹈仁而死者，多矣。孟子曰：「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、禹，又有天子薦之。天之所廢，必若桀、紂。」孟子視三代以前之言也。後世不若舜、禹而興，不至桀、紂而亡者，可勝數耶？又曰：「不仁而得國者有之，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。」秦、梁之

不仁，得天下矣。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，則得國亦由此矣。故曰：「聖賢之言過於厚，所以扶教也。」夫作善宜得福，而反及禍，謂之不幸；作惡宜得禍，而反獲福，謂之幸。不幸，聖賢不言，而言其常者，唯義所在耳。

豪傑

或問，孟子言：「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」又「伯夷、太公避紂居海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？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」伯夷、太公固豪傑之鉅者，猶待文王，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？曰且謂孔子豪傑非歟？所謂興於德也，當世仰之，後世法之，特立傑出，唯道之在，不羣於衆人是也。孔子固興矣。若所謂興於事業者，得百里之地，皆足以朝諸侯，有天下。不然，又有以人爲土者，此非孟子所謂興也。方是時，伯夷、太公四海視之以出處，去就如父母，故曰：「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」雖使無文王，不居位可也；其德之不興，當世之不仰，後世之不法，沒齒無聞，老死於衆庶之間，不可也。豈與夫碌碌因人成事，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，遭亂世爲姦雄，值龍興爲才士，與時明晦高下者，可謂豪傑之士哉！

不已

伍子胥以忠死，遺言挂目於東門，而忠不已；蘇秦以智死，至車裂以求賊，而智不已；范滂以名死，其母謂與李、杜齊名無所恨，而名不已；項羽以雄死，顧呂馬童以乞其頭，而雄不已。四子者，如知其可已，豈世網所可嬰乎？

葵丘

五霸桓公爲盛，葵丘之會尤顯著。而五命之辭，略無寅奉天子、尊獎王室之意。自夷、齊扶去，其後曹孟德、司馬仲達輩無所忌憚矣。桓公者，介於其間歟。宜乎！孟子屢薄之。

創業守成

唐太宗論創業守成孰難？當時羣臣所執各偏，或謂創業難，或謂守成難，獨太宗以爲俱難。此有以見羣臣之識慮不逮文皇遠矣。

無事

天下莫難得於無事，而鮮知無事之可樂；莫甚危於立奇功，而多幸奇功之可成。一身無事，雖有藥石無所用之，之謂安；天下無事，雖有聖智無所施之，之謂平。及乎萬金良劑之設，智名勇功之著，其去危亡亦幾何矣！故善治身、治天下者，常消息禍亂於未萌，不求赫赫有所建也。然如漢文帝之末，包垢藏患，終釀七國之變，則非也。若唐太宗之治，至羣臣無可諫之事，其庶幾乎！

圖難

圖難於易，爲大於細，張子房之所得也。司馬子長識之，以著於傳序。後世欲以強力解紛糾者，可不知此。所謂終無難者，得其理也。故子房從容笑談而已。如量錯者，曷足以知之。

治亂

君子在上，小人在下而爲治，反是而爲亂，世莫不知。而治常少者，以責君子之備，待小人以恕也。責以備則不以爲君子，待以恕則不罪其小人。二者交混，而順己者親。故

天子屢勝而處上，而天下見治之稀闊也。

兵難

漢高祖困於平城，唐太宗屈於安市，樂毅不能終燕，廉頗短於用楚，諸葛孔明亦有街亭違命之責，則兵者，雖聰明智略有所不能盡知也。誓師之日，士卒坐者淚霑襟，偃寢者涕交頤，無餘命，無餘財，背水焚舟，陷之死地，其爲凶器可知矣。故光武閉玉關、謝馬武，欲三十年不言，此深知兵者也。巡曰「老將不言兵，僧多話佛」，最爲有理。彼趙括、陸機、房瑄之徒，曷足以知此，其破亡亦不旋踵，誠有不得已。則若范蠡之審慎，馬服君之不敢易言，王忠嗣之安邊，本不生事者，然後可以付斯任「一」。

「一」
付 宛委別藏本作「赴」。

名節

光武爲天子，畏慎如白衣時，奉法之吏，得行其職。董令強項，終不肯謝；車駕至上東門，屈於閹吏，自是名節始立矣。流至於李、范之禍，悲夫！

漢武

漢武親狎賣珠兒，以成其姑之醜。而復匈奴嫚呂后之言，引齊襄以爲喻。豈愧於禮

義廉恥間哉？特其資雄武好兵而已。

唐太宗

漢高祖固英主，治天下，總正大綱，罵詈不已，儒者附合於聖賢。唐文皇規規求仁義，而吹毛求疵不肯休，此誠不可曉。觀文皇不得已者，亦豈高祖所不爲哉？

映山紅

白鶴寺前溪頭立，有折映山紅花過者，謂人曰：「山中見此甚佳，若置之軒窗几硯間，乃不然。」因言村人喜著深色衣，以其山頭、林下、田塍、水際易爲標置，且久苦於布素故耳。至於輕成淡染約略之色，即大不愛。於味亦然，久厭飯糗茹草，則思膏炙飴糖，至於八珍則不能易，皆未嘗知天下之色味也。若夫厭天下之色，飫天下之味，乃能究天下之色味，然目盲、口爽亦自此矣。

諸葛事

高卧南陽，三顧乃出，一也。居草廬中，已定天下三分之策，二也。娶董阿承面黑髮黃之醜女，三也。七擒七縱孟獲，四也。參佐論事，至有十相違覆者，五也。開國託孤，出

將入相，六也。馬謖違節度軍敗，自貶三等，七也。連弩、流馬、木牛、八陣圖之制，八也。宣王嘗與公書曰：「黃公衡起坐談足下不容口。」孫權之盟曰「諸葛丞相德威遠著，信動陰陽，誠感天地」，敵國之譽，九也。提寡弱之衆，深入屯田，成久駐之基，百姓安堵，十也。爲身後營陣以退敵，十一也。節制之師皆有實，宣王按其營壘處所，曰「天下奇才」，十二也。討問至蜀，士大夫爭欲赴哭敵庭，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十三也。李嚴、廖立被罪廢黜，聞公之喪，歎泣有至殞者，十四也。道德忠順，明叡篤誠，足爲百世師，羽扇綸巾，風流醞藉，又見天人之表，十五也。人有一焉，足以垂令名，耀後世，號爲間出。而雍容兼之，綽有餘裕，是欽之慕之。獨高公於古人，列其行事之顯著者，以爲表則，時得遐想一景仰焉。嗚呼盛哉！

四象

有太極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。四象，學者往往不能定，蓋元亨利貞也。太極爲形之始，生兩儀，即天地也。天尊地卑，則乾坤之德可見。元亨利貞，象在其中矣。以用言之德也，以體言之象也。四象復生八卦，而乾坤在其中，猶有子而知其父也。待四象而成德，故亦言生元亨利貞。唯乾坤能備至，他卦則異矣。萬物由是而生，由是而長，由是而老，由是而死。在道爲仁義禮智，在時爲春夏秋冬，在物爲金木水火，其數則一二三四，散